



登高帖

(外三首)

□西北望(四川)

群山在二月里暗自抽芽
春风挽起嶙峋的玉带
州河气短，林立的高楼
纷纷躲进白云的襁褓

出门登高，抱柴(财)归家
升斗小民总得为蚁行
臆造一个吉祥的由头
没谁在意满山树木
荆棘，抱风俯仰的战栗

凤凰楼虎踞山巅，怀人
望远。折翅的隐痛
托梦勃发的春草，商请
远足的菩萨捎一段口信：
红墙高，宫门厚，唯
孤舟与逆旅才是人间绝配

反正帖

在上游，久旱之雨是甘霖
那么，汹涌而下呢？

今日之事，何必急于断论

就譬如深埋地底的文物
荒芜遮蔽的硕果

绝唱帖

当我梦想着
把自己酿成一滴灵泉
彻底融入爱人的身体
替她洗筋伐髓，就不再
把雌螳螂将尚沉迷在交配
美好中的伴侣啃噬，视为
一件惨无虫道的事情

我固执地相信，只有
刻骨铭心的爱，才配得上
这样貌似惨烈的情节
而事实上，迄今为止
我再没聆听过类似的乐章
那惊心动魄的高音
心如止水的低吟

慈母帖

捧出五谷、百果、菜蔬
喂养人类、飞禽、走兽
把水派往天上，化作云彩朵朵
扮靓灰扑扑的天空。把风
从石头岩隙里轰出，昼夜
给世间奏乐，陪万物起舞
以四季轮回的光芒，推陈出新
乐此不疲

年迈的母亲跪在地边，小心翼翼
掰碎一块块板结的泥巴。她用一
辈子
对土地的无限虔诚和感激
固执地向我们传递一个真相
世间多少奇珍异宝，唯有土地
值得信赖

挨着村庄坐坐

□张淑清(辽宁)



没有什么理由，我就是想回到村庄。
不用鲜衣怒马，粗布衣衫最接近村子的性格。
阳光很好，天空湛蓝，一朵一朵白云，
不停地走来走去，云有远方。这个时候，
村子安静，一条狗慢吞吞地穿过街道，向一片
杨树林走去。几只鸭子摇摇晃晃，朝河流
奔赴。枝头上立着麻雀，一只、两只、五只，
它们在讨论鸟们的生存状况，意见不合，吵
吵嚷嚷，有的想到城市，有的想继续留在村庄。
无论是离开抑或留下，鸟的世界与人类，
又有什么两样？

我紧挨着一片菜地，在一垄绿油油的大葱前坐下，
拔起一棵葱，抖掉泥巴，咋吧咋吧就吃。
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房子同父亲如出一辙，
老态龙钟，一脸褶子，墙也好不了多少，
在一场雨中倒塌，父亲又重新修补了。
墙头照旧晒着一嘟噜萝卜缨、几十根玉米棒子，
有时喜鹊来啄食几口，风吹一吹，雨淋一淋，
雪落一层，就都飞走了。

我喜欢和这些植物紧挨着，一般情况下，
没有一个人能让我袒露心扉。其实，我不肯惊扰它们，
在尘世，大家都很难。

起风了，屋顶的炊烟，被吹得东倒西歪。
我起身，沿着一道再熟悉不过的老街，
往村子深处逛一逛。一座一座矗立在大地上的房子，
屋檐上挂着犁铧、镢头、锄板、箩筐、镰刀，
农具们很团结，一年四季都围着主人转。
人选择离去后，房子处在怀念中，即便有鸟虫月亮走近，
也解决不了房子对人的相思之苦。房子仍然是原来的房子，
人一茬一茬被收走，远离。有那么一夕，偶有人良心发现，
回来坐一坐、看一看，也弥补不了房子受伤的内心。
人可以随时抛弃生养自己多年的村庄，村庄则对人忠贞不渝。
你来与不来，你贫穷或富有，甚至你穷得只剩文字，
村庄都会一如既往地收留你。

迎面走来一个人，是 본家二大爷，他眼睛昏花，
仔细打量着我，我报出小名，他“哦”了一声，
摇摇头，又叹口气，说村子里越来越多的房子没人住。
从村子里出去的人，怎么就不回来了呢？
这里埋着他们的老祖宗啊！二大爷叹息着经过我的身边。

一棵玉兰树，马上要开花了，风一摇，香气四溢。
年年花还在，不见有缘人。山梁高地，睡着我的族人，
我的祖父祖母，现在，我只能在清明节祭奠祖先。
除此之外，就是文字。我请村庄，村庄里的稻田、树林、
山坡、一匹马、一头牛、一群羊、玉米、高粱住在一个一个方格里，
让它们和我一起吟诗作画，卸下一路乡愁。城市很忙，
回村子歇一歇，紧挨着一朵花，坐一会儿。母亲说，
小君的女人走了。我说，去哪了？母亲说，在地下。
小君是我作品里的男孩，我的初恋，我没有为他做过什么，
哪怕是说一句安慰的话。许久以前，我们就如同风筝断了线，
假设重逢，我想，彼此唯有沉默，相视一笑，
这也许是对我，对他，对世界最好的尊重。请小君住在我的故事里，
活一百集也不成问题，一旦走出文字，那份珍藏于心的美好
将荡然无存。有些人注定是过客，细想，谁不是生命里的过客？
正如此刻，我已经活活把自己变成村庄的客人。

紧挨着一块地坐一坐，这块地在果园里，
果树早被砍伐光了，父亲一锄头一锄头刨好，
犁出一块地。春天垄上栽红薯，沟里

种玉米，玉米缠着南瓜、芸豆。我跟在父亲身后，
打下手。父亲累了，坐在地头抽一袋烟，满眼宠溺地
欣赏着他的土地，也给这块地起了一个名字，叫西大坡。
地块在坡上，父亲从没冷落过它，始终陪伴在它左右。
多年来，它活在父亲的手掌心，长出一季一季的作物，
喂养我们，喂养一个家。我在西大坡，躺着，枕着满山的
鸟鸣，吹着暖风，睡着觉，醒来，身上有好多蚂蚁。
父亲不用农药，一锄头一锄头除草，玉米苗一指长时，
地里钻出嫩生生的荞麦菜。父亲找来锅铲、小竹筐，
一点一点，小心翼翼挖出荞麦菜，拎回家，用井水洗净，
在墙根底的酱缸舀一碗母亲做的大豆酱，倒一杯散簋子，
喝一口酒，吃一口荞麦菜蘸大酱，那叫一个够劲！

说来也奇怪，村里其他地块不长荞麦菜，
只有我家西大坡出荞麦菜，而且一茬跟着一茬呢。
这边挖干净了，那边又蹿出来一片。那阵子，镇里有家
大型缫丝厂，两千来人，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只要一上市，
筐、篮子刚落地，缫丝厂的职工就围过来，把新鲜的、
带泥土的蔬菜水果抢空。父亲挖来荞麦菜，舍不得吃，
骑自行车，叽哩咣当去镇菜市场，人车尚未站稳，
缫丝厂的人就呼啦涌来。一开始，荞麦菜卖两元钱一斤，
比菠菜贵一元五角钱，后来，我读初中时，荞麦菜在
小镇菜市场居然卖到八元钱一斤。自我住进城里，
父亲的西大坡就出荞麦菜了，一直弄不明白，
荞麦菜突然不出的原因。

紧挨着炊烟升起的院子坐下，年少时，炊烟是最温暖的存在。
不管走多远，也不管在外受了多少委屈，脚步一旦挨上村子，
挨上炊烟，心底就冉冉拔节，生出一种幸福和希望。
我知道，袅袅炊烟的背后，有一个忙碌的人，
母亲弯着腰，在做一日三餐。纵然是粗茶淡饭，
只要有母亲在，我们就是世上最快乐的人。看炊烟，
品味炊烟，久而久之，我能分辨出炒的什么菜，
做的什么饭。我之所以喜欢炊烟，毋庸置疑，
同吃息息相关，炊烟一飘，就有饭菜吃，就可填饱肚子。
常常在黄昏时坐在院里的石阶上，抑或坐在门前的山坡，
瞅着房顶的炊烟，想象着村子以外的远方。那里的人，
是不是和我相似，吃着粗粮，呼吸着山野的空气，
喝着小河的水，耕地，除草，收获庄稼，也挨父亲的训斥，
也就着一轮明月写诗，写自己都不懂的文字。

醒来，炊烟还是炊烟，梦想被风和炊烟一并卷走了。

在村庄，紧挨着一棵杏树坐一坐。这棵树和父亲的
年龄差不多，是我的长辈了，斑驳的树体，盘根错节，
我依在大树上，努力回顾走过的山水，经历的人，
放过的牛，遛过的马。在村里，我也伤害过人和动植物，
虽都是语言伤害，但我的心也充满了愧疚。是的，
我靠在杏树上，杏树收藏着我的秘密，我和杏树都会心地笑了。

此时，我不得不落一把泪，我不清楚，父亲母亲还能
陪我多久，不敢想象，他们不在的村庄，我回来还有什么意义？
想着想着，我涕泪横流，世间太多的人和事，我们都无法左右。
有时，我连自己都丢了，我走之后，我的下一代，
能给我一个栖息的地方吗？